铁人之歌

李国昌 著

137987
I247.5
4066

铁人之歌

李国昌 著

作家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058047

京新登字第186号

铁 人 之 歌

作者：李国昌
责任编辑：慈　翎
装帧设计：张晓光
封面题字：王　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23千
印张：14.5　　**插页**：3
印数：0001—3,200册
版次：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69-4/I·468
定价：9.8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发揚大慶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努力

江澤民

一九九〇年元月廿七日

于大慶石油管理局

江泽民总书记谈铁人

“王进喜同志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铁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仅石油战线要学习，全国的工人都应该学习，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各行各业都应该学习。有了这种精神，任何人想压垮我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引自1990年3月3日《人民日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

1

青杏揉着实在难以睁开的眼睛，偎依在乳牛大青花颈下肥腯腯的耷拉颔下，走向雾濛濛的草原深处。国庆十周年在即的九月金秋，这里的清晨，却已是水寒风冷了。大青花像母象那样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蹄子，爱怜地庇护着项下冻得有点儿发抖的姑娘，偶尔啃几口凑到嘴边的青草，囫囵个儿吞下去，老是抬起头来，凝视着淡紫色的远方……不知何时何故，大地开始不安地骚动，几只豆鼠儿从草丛下蹿出，引来田鸡一两声惊悸的呼叫，一群云雀，拍着翅膀跳上草尖，急匆匆梳理着羽毛，柔声相邀着冲破云雾飞去。霎时间，大青花所到之处，蚱蜢、蟋蟀、蝼蛄和蝈蝈们，抖掉翅翼上的露水，弹开壮硕的大腿，纷纷对舞邀歌。高高的稗草和这里草原特有的含有丰富蛋白和脂肪、可供出口的羊草，以及一丛丛低矮的小坚果树，呻吟着把躁动于腹内的果实抖落，抖落在用腐叶做襁褓的柔软的摇篮里……蓦地，一丝温暖碰到了青杏的脊背，一道宽阔无边的黄色光带，沿着荡漾着绿色涟漪的草地伸展过来，又不停地向广漠无垠的远方伸展开去……渐渐，草原退去轻纱袅袅的晨衣，裸露出黑褐色的肌体。

天幕继续自然启动。当第一道黄色的、第二道红色的幕布相继拉开，太阳从地平线下一跃而出，本来低低地笼罩着草原的天空，忽地升高了，变得深邃、澄清、无边无际。草原深处那座钻探石油的井架子，陡地昂首挺胸，撑开天幕，矗立于天地间。此刻青杏情不自禁地伸直了腰肢，透着青春活力的胸脯已挣开了那件补丁打满前胸的破衫的钮扣。两只圆鼓鼓的乳房也真是的，竟不理会姑娘的忧烦，径自一天比一天挺实，不时招灾惹祸。昨天，刘大傻子又趁她两手在挤牛奶的时候，两只黝黑的爪子伸到胸前，抓破了衣襟。乳头现在还隐隐作痛，要不是大青花踩了傻子一蹄子……屡次总是大青花相救。看着大青花低头大口啃着溅着汁水的羊草，看着那昏黄的却会说话的大眼睛示意姑娘快赶走胸前叮着的大牛虻，青杏便想起家乡那条曾朝夕相伴的老黄牛。那是土改那年分的。牵到家里来，妈妈就把它交给了青杏。山区，梯田层层，田连阡陌，各家各户，相杂其间。可那条老黄牛，不用人牵引、负着犁，能按顺序去耕自家的地，一次也没有走错过。就连屎和尿也要憋到自家地里才撒。去年初冬的一天清晨，青杏戴好昨晚发下来的花、在辫梢上扎上也是发下来的红绸带，准备准时去参加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秧歌队。照例先提了一桶水，去饮老黄牛。老黄牛把嘴浸到水桶里，一口也没喝，大大的眼窝里全是泪水，成串地掉进水桶里。青杏慌了，把妈喊来看。妈的眼窝里也是含着泪水。妈妈赶紧把姑娘打发走。晚上，欢乐了一天的青杏回家，照例又去给老牛送水。可牛栏已空了。后来听人说，那天中午庆祝会吃的就是老黄牛的肉……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小农经济的模式和基础，难逃的厄运，十九岁的青杏是无法理解的。随后是席卷大地的春荒。绿色的树叶和红色的观音土，以及五花八门、

应运而生的什么“发酵饭”“人造肉”“代食品”，都无法填满人们的辘辘饥肠。一斗谷糠换个闺女，妈妈不干，卖掉一间茅屋的椽子作盘缠，青杏闯关东了！

关东大地以暴虐、强悍而冷酷的面孔迎接远道而来的弱女。就在这走投无路的荒原深处，走困了饿急了的姑娘被突来的暴风雪严严实实埋住了。那天，这儿杨树林村仅有的一户人家——刘大娘家的乳牛大青花也被风雪困在荒原上。刘大娘领着儿子刘大傻，找着了老牛往回走，路过野杏林，大青花突然两蹄蹲地，死活不挪步——几番折腾，厚厚的雪被被牛挣人拽掀开，露出了红绸扎着的辫梢——雪堆下埋着人啊！大傻吓得栽歪在雪地里。

“妈呀！死、死、死人！”

刘大娘扒拉开雪堆，把手伸进姑娘的前胸，那里还残留着一点温暖。她逼着傻儿子把青杏抱回家来，赶紧给脱去衣裳，用取之不尽的白雪猛搓前胸和头部，然后搓背部和四肢。当傻子去撮第十一筐雪的时候，姑娘的胸脯开始微微起伏，并发出轻轻的“嗳嗳”声。姑娘得救了。拜刘大娘为干娘。用体力所及的一切劳动来报答其救命之恩。以救命恩人自居的刘大傻，虽然手脚指并用数数数不满一百，连自己到底有多大？也说不清。但男女间那种事却无师自通。“我救了你的命，摸摸都不行！？”只要刘大娘和大青花不在场，青杏就要付出血和伤的代价进行自卫和苦斗。干娘没少扇傻子的耳光。“畜生！想得那么邪乎？早晚不是你的媳妇！？”

青杏过着血泪交流的日子。自从今年春天，远处的荒原上出现了那座井架子，在青杏愁苦、单调、呆滞的眼光里，才出现了一丝生气。蓝天，白云，老牛、井架，虽没有言语交流，

却是青杏朝朝暮暮相亲相爱的伴侣。有时，老牛正啃着青草，突然停下来，竖起耳朵，抬起头来凝视远方，谛听着什么。青杏就俯身在草地上，倾听那滚地而来的钻机声。虽然似响在遥远的天边的沉雷，但总觉得和自己的心声相连相通。诉说着各自的孤独、寂寞和某种期待——期待某种机遇和发现，以打破这种难以忍受的单调、愁闷和麻木。听干娘说，那是一群新来的找油人，在这儿打井找石油。青杏也曾不止一次流露出想靠近井架子一点儿去放牧。但立即遭到干娘声色俱厉的阻止。"那是一群'泡卵子'（壮年公猪）一个个像劳改犯那样，吃钢咬铁，邪虎得很！"这种吓唬，既增加了青杏的恐惧，也平添了一种好奇心，总想见见这群找油人是怎么个样的青面獠牙的猛兽。

昨儿个干娘从萨尔图小镇上卖土豆栽子回来，带回来与那座井架子相关的许多消息："邪乎！康德二年小鬼子在这儿那么折腾也没找着宝，这群泡卵子倒找着了。听说从阎王爷那儿抠出来的泥巴都能点着火。还说哩，他们带有阴阳镜，乾坤鞭，多硬的地都能打洞，地底下的玩艺儿他们都看得见。邪乎！明儿你表舅套挂车去南边的大同。答应让娘和你大哥乘车去开开眼。"干娘没说带青杏去。

太阳升高了。刚刚喧闹了一阵的种种生命好象都隐没了。偌大的草原，只偶尔有一两只黑色的鹰从地面旋转着忽紧忽慢地升上高空，忽儿振翅疾飞，忽儿在云中停住，眨眼间，又不知消失在何方。给本来单调气闷的空间留下无穷的惆怅和恍惚。一只狡狯的牛虻，贴紧大青花尾巴扫不着的胯下，贪婪地无声无息地吸饱了鲜血，还在那儿留下一片痛痒和血污。大青花沉默地忍受着。一朵不愿凋谢的野菊花，用耀眼的金黄显示自己的个性和倔强。把青杏的满腔愁绪变成无边无岸的思虑。干娘和

刘大傻此时该坐上马车，向井架子下驰去了吧！找油人的阴阳镜能看得见饿死后去了阴曹地府的妈妈吗？妈妈那儿有野菊花吗？姑娘迷迷糊糊地思虑着。慢慢地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大青花也横卧在草地上，在悠长而沉闷的秋日下，闭上眼睛，慢慢地搔痒和反刍……

忽然，深深的苇草下发出“嗖嗖”的响声，大青花陡地睁开眼睛。只见刘大傻从草丛深处冒出来，嘿嘿笑着，张开两只黑爪子，向沉睡在野菊花旁的青杏扑去——

2

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发起了牛脾气，那股倔劲，惊动了全国群英会，惊动了宾馆。

为迎接和庆祝国庆十周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今天的日程是参观，昨晚就通知与会的劳动英雄，今早八点准时到停车场集合，分乘上百辆大轿车，去参观记录着古老民族兴亡和屈辱的名胜古迹，去参观象征着社会主义新中国初步繁荣昌盛的十大新建筑。来自玉门油田的钻井队长王进喜，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他的眼底里，只有冰封雪裹的祁连峰谷，只有飞砂走石的大漠戈壁。还有就是沿着古长城残垣断壁西去的驼队和苍凉悲寂的长烟落日。春风不渡玉门关，何只是写景啊。他太思念北京了。他心里长惦着的，不仅是北京雄伟庄严、玉砌金镶、描朱叠翠，画栋雕梁、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建筑，不仅是溢彩流光，莺歌燕舞，回廊重廊、绿水长亭、巧夺天工的名园和风景，而是置身其境，油然而生的那种雄风豪气，那种炎黄子孙的自豪感。昨晚，他像头枕钻杆裹着老羊皮在祁连山下的井场上值夜班那样，枕着自己的胳膊，和衣睡在房间的地毯上。服务员要他睡到床上去。他笑了笑。心想，几十年盖天铺地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

枕砖，养成习惯了。脱了衣服睡在钢丝床上，好像离开了坚实的大地，空悠悠的。不但睡不着，还不能舒展劳累的筋骨。他从小放牛牧马，就惊奇和羡慕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牛马总是站着睡。后来，他满十五岁那年，为了抵债被抓到玉门油矿去做苦工，晚上蹲在潮湿阴暗无门无窗的土地洞里，哪曾放平身体脱下衣服睡过呀！一夜夜总是背靠洞壁，面对长天、抱膝曲体而眠。而今光滑如镜的地面还铺上毛绒绒的地毯，这不是在做皇帝老子么！戈壁风沙，土洞寒窑，金戈铁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王进喜塑造成一个慓悍精壮的汉子，跋涉归来的骆驼似他的筋骨和外貌。稀疏的头发和连鬓胡子，好像在沙漠里顽强地生长的红柳丛，干枯零乱，黄褐茁壮。额头也显得更加宽大了，那几道深深的皱纹，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皮肤的衰老而是随着额头的长成而留下的，深沟和皱起潜藏着力量和希求，格外劲道。两颊如斧削刀锛，显得刚毅直朴。突出的下颔托起厚厚的宽阔的嘴唇，则显得忠厚憨实。他的两只眼睛也带有地域的特色，当他眯起来，深深地瞧着你，那目光就如沙漠里的清泉和绿洲，是那样的润泽，明净、和善。可当他那成块状的眉毛竖起来，下颔突前，嘴唇上翘，那目光就如沙漠上灼热的火焰！是那样的炙热、暴烈、强劲。他夏天喜欢赤膊，冬天光穿皮袄，常年裸露出宽厚壮实的胸肌。那酱紫色的胸膛，好像蓄力待发的火车头，突突地冒着随时准备驰骋万里的勃勃生机。

这天天一亮，他就披上帆布工作服和大头鞋起"身"了。来到停车场上。漆成大红、窗户很小，驾驶室很低的老式大轿车，已经摆满了。他找着了分给他坐的87号，见没有司机，车门也锁着，就信步走出车场，走出宾馆大门，来到长安街上。新拓宽的长安街，像一条宽阔的大河，已经开始流动着各色车辆和

行人。两边人行道旁，摆着一层层盛开的秋菊。如镶着宽宽的五彩绸带，延伸到遥远的天边。更显得天宽地阔，即使是胸量狭小的人，站在长安街上，也会感到自己胸中能装下奔腾不已的大江大海。

王进喜心头不由得产生了一种难以自制的自豪感。他想同别人交谈，想问这问那。他从来没有空暇去看过花，他总认为散发着泥岩芳香的黑褐色的石油比五彩缤纷的鲜花更美丽神奇。可他今天总觉得还是北京长安街上的菊花更美更香。他弯下腰去观赏那千姿百态的菊花。使他惊羡不已的是，那一盆盆菊花，有的宽瓣如荷花，有的严谨如莲座，有的浑圆如玉球，有的散卷如金发，或如平盘展翠，或如龙爪腾飞，或挺如松针，或柔芳垂丝，或如佛手托桂，或如玉链联珠……一朵朵不似春花那样艳丽轻俏，却洁净、庄重，端丽神奇，新鲜清爽。王进喜想到人们常说秋菊傲严霜，果真非同凡骨。他忽然自言自语起来，热情在他心里翻腾。他觉得那些汽车样子也好看，跑得多带劲，可他突然发现，怎么好端端的车子，有的在屁股后面，有的在前脸部分装上一个难看的大包。像健康人身上长着一个大瘤子一样。好奇心使他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问道："老乡，不，师傅，那汽车后面背的是啥子玩儿呀？"浓重的西北口音，使那行人一惊，他急于匆匆赶路，在十米开外传来他的回答："……那是煤气包！"

"啥子煤气包包么？"可行人已经远去，听不到王进喜的再问了。

王进喜这人心里搁不住事。他回到停车场，这才惊奇地发现，每台车上都有这么个煤气包包。车场上现在已经有人在刷洗车辆了，王进喜急忙走过去，帮一个老年司机擦车，问道：

"老师傅，这些车是哪国造的，屁股后头装上那个家伙干啥哩？"老师傅显得对来京开会的全国劳动模范十分尊重，很有礼貌地回答："这是咱们改装的外国杂牌车，这个包是今年才安上的！是煤气包！"

"汽车装煤气包干啥子哩？"

"没有汽油烧，烧煤气！这还是在首都。是好的。在通州保定府那些地方，有的烧煤、烧炭、烧木材……有了汽油就好了！"

这说话者无心，听者像锥子扎心似的难受。王进喜两手不动，两眼呆滞，神态顿时木然。他还想问煤气怎么能发动车呀？没有汽油能不能烧柴油？像钻井队打钻用的柴油机、发电机，不都是烧柴油么？可他感到不好开口，自己是搞油的石油工人，还是响当当的全国劳动模范，可搞不出油来，让好端端的汽车背包袱，长瘤子，还有什么意思去问别人？莫再问了，没脸问啊！他悄悄地溜开，心里很不是滋味，蹲在一角落里，生闷气，等着上车……

八点过后，一辆又一辆坐满劳模的大轿车开出宾馆，融进长安街的车流里。王进喜一肚子憋屈，来到87号车前，准备上车。见司机满头大汗，双手在猛摇车。另一个车的司机在驾驶室帮他踩油门，可那车光哼哼唧唧，就是发动不着，当时，接待全国群英会的代表，是至高无尚的光荣任务，车子发动不着，司机自然心急如火，两手猛摇，汗如雨下，猛然发动机突突地响开了，司机紧忙抽出摇车棍，还没有放下，发动机又骤然熄灭了。只好再摇。渐渐，车场上只剩下两台车，百十号人了。司机和陪同人员更急了。对着劳模笑脸赔情，请耐心等候。在一旁的王进喜却如站在灼热的沙山上，站也不是，走也不是。司机和陪同的每一句小心翼翼的赔情话，似鞭子一样抽在他的

身上。渐渐下巴突起、嘴唇紧闭赤红变乌，心里憋着一团火。那位陪同身着尚未退色的军装，十分注意“突出”政治，最后，他上纲上线地苛责自己：“真对不起，今天早晨这事，我会永远记住的，这是我的耻辱！”

王进喜听着，两眼憋出了泪花。他心想，自己是搞石油的劳模，搞不出石油，让国家作这么大的难，让别人遭这么大的罪，这正是自己的耻辱，正是石油工人的耻辱！还有脸当劳模？还有脸去坐车？还有脸去逛风景？当车终于发动着了，大家欢天喜地上车以后，王进喜愤然跳下车，大声说：“我不去了！”说罢，快步离开停车场……

大会工作人员大惊失色。这还了得，因工作失误，得罪了工业战线上“最可爱的人”。他们越是赔情、道歉、检讨，王进喜越是生气，难受和倔强。最后，他跑到大会秘书处：要求回玉门！立即回玉门！气冲冲忙着回房间收拾行李。谁说也不行，谁劝也不听。

宾馆震动了，大会震动了。石油部听说石油战线的劳动英雄为坐车生气了，要回玉门去打井，感到牛头不对马嘴。郁田副部长急匆匆赶到宾馆里来。

郁田是王进喜的老相识了。当年解放军兵出嘉峪关，国民党的军警准备了炸药，准备炸毁油矿，王进喜和羊子公司的矿工起来罢工护矿。不少工人遭受毒打和逮捕入狱的时候，矿工中突然出现了几个要饭的花子，和矿工们日夜混在一起。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五日，是夜月黑风高，整个矿区风声鹤唳。解放军已近在咫尺了。矿工们聚集在矿场前，保护那仅有的几部钻机和汽油柴油罐区。突然矿警向人群开枪驱散人群。王进喜趴在地窝子里，看见几个矿警把一包炸药安放在钻机旁。过了一会，

引线"嗤嗤"冒出火星。眼看就要发生机毁人亡的大祸，只见一个精瘦的花子几步蹿了过去，迅速掐断了引线，抱起炸药包往回撤，一颗子弹却把他打在血泊里。王进喜和另外几名工人爬过去把那花子背到一个隐蔽的地窝子里……随即，大军进驻油矿，玉门获得了新生和解放，从地窝子里爬出来、伤口还流着血的那个花子竟是接管油矿的军代表。他告诉王进喜，他叫郁田。要王进喜学技术，建设自己的油田。一九五〇年王进喜到了钻井队学到技术，并当了司钻。一九五六年六月，倔强的王进喜经过近八年的考验，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油矿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地底下不出油啊！王进喜气得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觉，没有正儿八经吃过一顿饭。要多出油，就要多打井。那时候，每台钻机，一个月只能打两三百米，一年才能打一千米，王进喜就提出"月上千(米)，年上万(米)，玉门关上立标杆"。的战斗目标。那真是豁出命来干啊，头一个月就创造了月钻五千米的全国最高纪录。当年实现了年上万米的目标。他未曾想到，自己这么苦干，石油还是不够，汽车还要背煤气包。

郁田急匆匆推门进屋。只见王进喜像在钻井队那样，蹲在一张凳子上，两眼冒着火，直勾勾地瞪着墙上贴的全国地图。一个帆布小背包放在凳子下。郁田知道王进喜的脾气，他没弄通的事，强扭硬拧不起作用。一九五三年让他填表入党，有人说：你王进喜加入共产党可不是为了苦大仇深去报仇雪恨，而是要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斗终生，王进喜脖子一拧，"什么目标？我不懂！等我弄懂了，再入！"可他弄懂这个问题，整整费了三年。郁田倒杯水递给王进喜。王进喜接过杯子，可眼睛仍没有离开那张全国地图。郁田只好点上烟，坐在沙发上等待。突然，王进喜跳下凳子，随手扔掉手中的茶杯，一拳使劲砸在地毯上：

“我就不信，石油光埋在外国人的地底下！”

郁田笑着没回答。

“你说话呀！闷死人了！哦，把地毯弄湿了！”王进喜扒下上衣，擦干地毯上刚才从茶杯里泼出来的水。

“我说，老王，你真要回去打井？”

“老郁，我看我们中国地方这么大，好多地方会有油。总不能呆在这儿打窟窿找油呀！”

郁田递给王进喜一支“前门”烟。等他抽了几口，才说：“老王，你也总不能在这儿使你那牛劲呀！有你使劲的地方！你不想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可我没那份福气。今晚，我就要到松辽去，那儿——”

“怎么样？”王进喜扔掉烟凑过去。郁田连忙起身把王进喜的烟头捡起来，掐灭，接着说：“那儿有苗头了！那可是一个大金娃娃！”

王进喜像孩子似的，蹦了几下，绽开了笑脸。“我多咋去？”

“你呀，先老老实实在这里开会，学点规矩！”郁田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